艾軒集卷四

宋　林光朝　撰

[illegible]首

[illegible]古書多出於七十子[illegible]史斷缺之後其積之也

泥沙[illegible]無[illegible]壁[illegible]如煙海太史公歆向父

[illegible]自貴遠[illegible]杖重之徒校而斟酌去取之今之

所記者古書其所記所紀[illegible]或易曉豈為蘭臺東觀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削去其所不合者而約之於一時述作之間乎世之人謂孟子長於詩書孟子誦詩至雲漢讀書至武成蓋有不由繩墨見聞而得之此孟子所以為知言之要也漢儒之於章句或泥而不通則必至於更定古語以此為釋然無所疑也近世公論多出於韓愈氏而柳宗元在當時亦為不妄許人者退之嘗讀儀禮讀荀子墨子鶡冠子且為之折衷其指畫當否何如也子厚嘗辨列子文中子鬼谷子亢倉子晏子春秋又有非國語多至六

十餘條以國語為宏深傑異而所可疑者止於是然於鶡冠子則以為鄙賤不足道退之似不然也退之於四稽五至之說蓋嗜之為不已也又所謂一壺千金三讀而悲之其於同異何取也今學者於韓柳蓋有所欣慕焉當合是數書而較其所評覈是謂友當世為未足而尚論古之人也

問仲尼繙經十二藏之於周司馬遷網羅百代作成一家之學藏之名山副在京師吾夫子之好古其亦終身

焉耳子長未死未甞一日忘此作也然六經所傳其或
訛缺史記纔出便非全書以是知簡編裒綴出於歷年
之多而文字散逸是惟一日之頃此蘭臺東觀所以牢
守而固藏之如是其汲汲也今天下於投戈息馬之日
更新冊府圖史之集比隆近代其於論次編櫝刪修章
句蓋亦重於其所擇者秘書之有監有貳有丞即正字
之别麒麟天禄實在未央劉向揚雄校讐於其中至其
後則有校書之目魏晉以還更革不同而近代為備監

貳丞即正字所以分綜羣書是必互有所述可以專門名家若劉向揚雄者如北堂鈔如辨訛如考正周隋二代之事如損益開元以後秘閣所用之儀又如奇篇秘籍有可以傳後者又如作為感遇詩三十八章可以一變江左之餘習者比者英髦輩出若滋蘭植蕙則發之為書當遠邁前作諸君幸取近代所嘗見之書可以比方劉向揚雄者使後之人視今之盛猶今之視古也

問蒼頡作字得之於鳥跡所以發鬼神之秘探天地之

蘊也自蒼頡而下字體數變其所可識者大小篆及隸書一二家耳其後有藁書楷書垂露飛白又其最後有八分書古今事物智者作之巧者述之歷時甚久智巧日滋及乎天下之人無所用其智巧而後為全且備也周人以六書教國子六書者造字之本也秦之有八體漢之有六體秦漢以來體制雖變而造字之本未嘗或變也班固所載周人六書之義許氏用之而為說文解字此非出於臆度蓋得之於賈逵衛宏揚雄司馬相如

之徒然而六書曰指事曰象形曰諧聲曰會意曰假借
若以類求之可易曉也其為轉注則其為說似有所未
安許叔重所作凡十有三萬三千餘字推其條例不知
何者可以為轉注也秦之八體有大篆而闕古文奇字
漢之六體有古文奇字而復闕大篆古文上世所傳奇
字古文之別體也大篆出於史籒戰國以來俱用之許
氏備得其舊體然不知秦漢所以損益未甞兼存之何
也學者有意於六經則訓詁之學不可盡廢欲無惑於

訓詁其於古人造字之本與夫前代所以損益之烏可不旁通之乎

問道之汚隆存乎其人文章之高下存乎其時唐虞三代至周而治極矣故其文為獨盛也戰國之詭激魏晉之浮夸南北五季之頽敗彫弱其間號為繼周者易秦而漢易隋而唐漢至武宣之世始議文章唐自元和以後漸復古雅雖賈誼陳子昂之徒一時特起初若有意於發揮古文潤色當代而其風流醖藉亦無傳焉者以

其獨立而未盛故也班固賦西都具述公卿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劉向董仲舒蕭望之之徒皆以文章稱之至其叙武帝以來則又列仲舒於儒雅而以司馬相如為文章具言孝宣之世蕭望之則儒術也王褒劉向則文章也文章儒雅若同然而實異者數子之文猶有可稽析而論之錙銖輕重如是其審也河東柳子厚論當世之士謂今之為文希屈宋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唐自元

和之後作者可數屈馬希世之文也學而似之者誰歟漢晉一代之文無出數子何其得之多歟一時人物宗元有所避而不言至於後人品藻則無害也國家開造之初文章未備作者往往仍其故習及歐陽子以古學為倡而文章始一變矣熈寧元豐之後學者皆祖於王氏又其後蘇氏出焉今之學者不出於二家其是非得失互有所分也君子之於文也無所苟而已矣必如畫師之於形瞽工之於聲耳目有所不接則妍媸清濁不

能辨也試求漢唐文人之體製而質以今日之所尚亦足以知諸君為文之大畧

問陳詩以觀民風納賈以知好惡此先王厚風俗之意也文體之變其風俗之所係邪是故讀虞夏之書則有渾渾之氣商書灝灝周書噩噩内外相形虛實相應不可以偽為也戰國尚縱横其文也巧而善辨西漢尚經術其文也質而有理晉尚清談唐尚辭章而文亦隨之學者之所知也三代以還淳澆樸散其間有可人意者

數代而止耳齊梁魏隋五代之間事以俗變氣卑弱而不伸文浮張而少實君子無取焉信哉文章之係於風俗也主上以光明緝熙之學將與天下共之析科目崇學校所以涵養作成者至矣風俗之變尤所不敢忽也敢問書契以來六經諸子百家傳記之言紛紛藉藉學者將何所依據耶聖人之經初無定制其讀書也不知有易其讀易也不知有詩以至春秋也三禮也其文不相祖述而同出於聖人當以何者為正耶揚雄太玄王

通續經是有意乎六經而作也君子不以為經何耶聖賢之文雖體制不同大體與六經相為表裏刻玉剪綵駢花儷葉為耳目觀聽之具此圍碁擊劍之技爾何以文為騷人之辭幽愁憤悶非若六經之簡且易也識者謂其與日月爭光何耶仲尼既歿後世之所取信者六經也同之而未必是異之而未必非同異之間其必有說也若曰聖賢之學不在於無用之空言則千百載之下無六經無諸子無百家傳記而能得古聖賢之用心

者又不知其何事也幸詳言之以觀諸君子之所學
問古者以弧矢一事而合之以聲歌登降之節於是乎
賢不肖無所逃矣樸曰以消偽日以滋謂弧矢有所不
足尚也乃從而書其道藝書其德行當時安之而無或
異議者道術破裂邪説横起坐徂邱走稷下朝遊燕壁
暮叩秦關皆先王之時所謂惰游之士也發策決科其
源稍出所以抑夫惰游之習而示天下以至公之門也
漢晉隋唐沿革不同而不能一日去之六籍之有訓詁

而他說不能亂及其久也則離析訓詁而投諸箋注三百篇之詩一變而為離騷再變而為詞人之賦是以談經者或至於穿鑿能賦者或至於破碎亦其勢然耳科目所以待天下於斯二者不可以偏廢然亦罕能兼通之求相如以經義則踈矣責仲舒以辭章則泥矣弁包六藝而以作賦名家惟賈生揚子雲為如是耳明天子鋪張大猷招徠多士合是二者將以網羅所長尚慮有司之或失也叱因邇臣之請欲使夫二者如衡石低昂

則無彼重此輕之患矣唐之明經者以上中下為差至進士所尚特詞藻耳今合明經進士而為一科欲以求夫全能者自貞觀以還其亦有通經博古而兼得夫雕篆之藝者凡有幾願詳聞之

問法制密於古而古道未易復此學者所以深求其說而不可得也自六鄉之法壞而賢能之書不復見自五等之議寢而澤宮之射不復聞漢有賢良方正之科而隋有進士之目盖放諸古法而為是也文帝於十五年

乃得晁錯武帝於元光中乃得公孫弘董仲舒之徒晁董公孫之對其亦温温乎六籍之苗裔也若始元地節初元建始之際或以旱乾水溢或以日月之眚求民之瘼訪政之疵故以是舉也為近古而郡國三輔有其人且于于而至矣進士始於隋大業中而盛於貞觀永徽之時較數歲為率而處人臣之極者十之二登顯列者又十之六七然在當時不以通榜為嫌不以奔競為恥陳子昂走京師多至百軸而迄無一人知之者牛僧孺

一遇韓愈皇甫湜而聲名且十倍矣崔鄲持文律而吳武陵欲置杜牧於五人之數王起問所欲於李德裕而得夫盧肇姚鵠者矣武陵何為而昌言之而李德裕且以為公道數百年之前乃有是而無復竊論之者其視結繩之政為如何也我國家蕩滌區宇雕飾人文其於百代取士之法是皆損益而並用之在乾德有三科在景德有六科天聖以還又多至十科此為天子自詔者可謂極一時之選也建隆之初進士科目一仍舊貫歲

中獵取以數十人為率及至太平興國二年以進士第
者至百餘人自此或間歲或三歲隸之以甲乙之科而
所得者為益廣也今天下夢想賢俊三十年來未聞以
賢良方正褎然為舉首者進士一科用之數百歲撿約
之具視前代為甚備而道塗之人猶以為增損不止是
也負薪之語有可以補國論況通習博識之人乎循漢
唐之法而可以望古道其說為何如

問當戰國合離之勢堅甲利兵不如仁義之為足恃也

當諸將紛争拔劍擊柱之患三尺法不如綿蕞之事為可畏也治天下之具無用之用其用為甚大大哉大學之為用非通達世務明道不計功之人未可與起此議也主上焦勞側席慨然以碩材為念比者邇臣有以大學為請者聞之朝野議論一新大學之作非直欲籠絡後進為仕宦捷塗誇艶一時因循故事而已誠以數年之間雕蟲之技穿鑿之説使人厭聽而喜拒之必有篤志如胡憲者重義如郭元振者不阿其守如何蕃者于

于然而作也敢問有虞夏后氏商人周人或離為上下為東西或為國中之制以别其四郊辟雍起於漢國子之學起於晉四門書館之目起於唐歷代制作何其不同也自離經辨志如是七年謂之小成加之二年强立而不反則謂之大成或離析三傳而以儀禮為専經或三分經傳而兼通老聃孟子之書其肄業作成又何其不同也祭酒司業以開獎誘掖為事必以宗工宿德學不畔於聖人者處之然後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

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風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尚賢以崇德簡不肖以黜惡凡此數條大學之道也其詳可得而聞乎併與諸君商榷之

問封建井田古良法也古者封建以十制一天子之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五十里之國者聽命於七十里七十里之國者聽命於百里百里之國者又聽命於天子故天子得以運動天下於掌握間三代之所以長且久也古者井田以十養一王畿之田

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三分損一而為林麓城郭之屬則為夫地者六百萬田有肥磽又通之以再易為率則為夫地者三百萬每一夫之地下農夫食五人則王畿之内一千五百萬人可以仰哺矣推而九州可知也成周以九州之籍不過千三百萬四千有奇是地十而民一三代所以無溝壑之民也世世之論封建者以周官之地求之王制多寡不同則歸於周公之損益然齊魯以公侯之國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此可疑也論井田者

以小司徒之九夫至四縣之都以較匠人之九夫達百里之同詳畧不同則旁加其里古人必有一定之制遽以紙上語而加損之又可疑也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商人承之并為千七百七十三國周人承之離為一千八百國一并一離勢必甚擾而聖人為之何耶公邑必為井田一同而溝洫澮有三鄉遂必為溝洫萬夫而遂溝洫澮川有五地廣而通水利者少地狹而通水利者多何耶公無附庸以五百里之地極矣魯以侯爵而

加上公乃有附庸之等何耶家百畝者取十畝之征十一之法也而公田百畝八家征之而有餘槩謂之十一何耶後世廢封建而郡縣有其利於國耶壞井田而阡陌或有便於民耶數千年來不復見繩繩井井之天下者秦固失之漢亦未為得漢人去三代未遠改秦之轍則封建井田何為而不復

問三代所以取民者有其度所以養民者有其具而其於輕重歛散也有其數三代之陳迹尚或可尋而秦漢

以來偶失之古者三年耕則有一年之積以三十年通之則有九年之積國有九年之積則旱乾水溢之患非所患也以禹貢考之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秷三百里納秸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是古人積粟新陳相因可以為九年之食者其法在是也魯人一歲無麥苗則將告糴於他邦矣是魯之為國且無兼歲之儲也更戰國強秦而先王之法破蕩無幾漢興至文帝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或未備及至數十年之後太倉之粟紅腐而不

可食是積粟之法果為無得於古也常平之法用之於宣帝帝之用其説而敬其人甚至爵之以通侯此其為法也雖不見於三代之前而先王之美意在是耳周人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散利薄征緩刑弛力乃具最先者故年飢用不足其取民也不過什一而又荒政行乎其間此正後之人所以汲汲於平糴之意也常平行之於漢歷晉宋而下用之義倉一事用之於開皇其後戴胄嘗主是説自王公達於庶人以田萊多寡斂之有差

是其為法也不徒爾盖憂民也為甚深而其用法也為甚備仰惟主上以焦勞惻怛之意而寓之於丁寧告戒之間郡國之遠持節而發廩且至無虚月也先王之成法百世用之而至此為嚴且密然一歲不登民有飢色則法之本意容或有未盡者予試考之近代貞觀二年始聽立義倉十有三年而常平之法出開元之初其事又為甚詳荆揚襄夔綿益蜀漢並以常平積粟而源源不絶如是也然二者久之則不能無弊每於三歲或以

陳粟輸之京輦似非義倉本意也又於天寶以後常平之法壞因循不舉者垂三十年乃至閱竹木茶漆以益其所售之數則常平之法徒法耳唐人積粟之數尚或可考義倉為最常平次之以國朝熙寧之間較數歲以為常則贏縮彷彿可知也今天下視前代之法其增損有幾苟為未盡則救弊之方其說焉出

問班固嘗言九土之風俗以其民之剛柔緩急繫水土之風氣謂之風以其好惡取舍隨君上之情欲謂之俗

是故風止於一方一國而俗常成於天下堯舜之民比屋可封桀紂之民比屋可誅若非有水土風氣之異曹奢魏褊桑間濮上之淫蕩不節又若有不可易之俗何也秦民借鋤取帚天下之俗一敗無遺然豳都酆鎬先王之遺風至漢猶在而故老所言黄帝堯舜之處其風教固殊焉豈其有聖人之澤則百世之下雖横民暴政不得而遽變之也河内商之舊都既變唐叔之風而其俗侵奪薄恩則有紂之遺化何也潁川南陽本夏禹之

國夏人之忠固不勝申韓刻害之餘烈而黄韓繼為太守則教化盛行民以篤厚衛康叔之德乃不若所謂黄韓者何也魯人之俗好禮義以為周公孔子之澤以其訾毀巧詆之失亦豈無出於周公孔子者耶齊人之俗好經術以為太公之遺風而其多詐不情又豈無出於太公者耶不然所謂風俗之本其說果安在

問黄帝以無為而百勝堯舜不戰而屈人兵三王之治天下也有甲兵之備而無戰鬬之患此春秋戰國以來

所為戎首之談者往往以是為藉口也兵法論次凡十有三篇文約而用周緒遠而意詣正如老氏所可誦者特五千言耳然而寛衣博帶以儒名者其於兵家一卷之書有眛眛然終其身而不知之也雖有所不必知至於仁義節制施之一國而達之天下者惡得為無益於知乎周人寓兵於農而有六鄉六遂與夫諸侯井牧之法溝洫田萊或不同而冡内較之列國又或異其於寓兵多寡何如也齊之内政裂其國而為三軍約以司馬

穰苴之法是其長短各有所合而管子謂吾如是可以速得意於天下又何也後周隋唐以來府兵一事為甚密未幾一變而為彍騎下至五代又一變而為黥面涅手之制府兵之法壞且將數百年而不可復法之多變其利害相去又如何也且夫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今日所以謹邊鄙飭軍政有得夫五帝三王以天下為度而不如是汲汲焉者帷幄之籌樽俎之畫非所敢知所可知者惟竿牘已陳之迹耳試道其所以然者勿謂軍旅

之事末之學也

問由漢以來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削其不合者定之為三十五家今三十五家所可校數者凡有幾也世俗以握機之法傳之黃帝即所謂邱井之象四面八鄉是也諸葛武侯取之於沙上八陣乃其事耳近世以其一為營法而五者為方圓曲直銳之形是又孔明舊法也兵之變化也烏可已而乃出於一本則坂泉之師涿鹿之戰雖相去數千百年之遠而猶對面語也國家於

多事之日將以汲汲夫腹心干城者肄之以博士課之以兵法又從而反覆評覈以極其所未至者豈謂詩書禮樂在元帥為不可後雅歌投壺於軍旅為不可闕呂蒙所學者有如是則固當刮眼視之耳觀之兵法無出孫武孫武十三篇無出虛實以虛實之義引而伸之為千章萬句不出於致人而不致於人也孫武欲以正合以奇勝而吳起所用之法多非孫武所謂以正合也求之三者其於輕重低昂之際為如何子房得圮上一卷

之書謂讀之乃太公兵法也六韜自為一書而三畧似非出於太公者周之司馬則太公之遺也或謂穰苴為司馬之官於是稱司馬穰苴至威王追論古司馬法又述穰苴所學遂為書數十篇今所傳者惟古司馬法又非穰苴所述不知為何書也諸家兵法惟伍法為最善尉繚子有束伍之令其於他書是果出一轍乎李衛公平突厥以奇兵而欲以正兵伐高麗且又謂孔明七擒七縱乃為正兵非奇也七擒七縱而不謂之奇兵則是

未易曉也如是數者必得夫馬援筍彧而與之議則庶乎無惑矣

問岐伯問答而千萬人用之黄石公一卷之書而百戰勝負不出於此豈為古今一轍人事不相遠耶第五琦謁帝於涇原因謂當今所急在兵兵之强弱在賦賦之所出以江淮為藪澤其後弩兵數十年而飛輓不少絀者所恃江淮財力有以當之耳吳蜀相為唇齒而夷陵荆襄上流之勢雖分而實合也兩國併力何時不出師

而未嘗以用度不足為意安史之亂歷數年乃定而吐蕃回紇黨項雲南且無虛歲自至德以還置朔方於度外者殆三十年許蔡定襄已非吾土調兵日急供費日多常賦不足而促限别配之名出矣吴蜀在當時未聞有以取於人而紛紜如是也唐自九節度之兵攻安慶緒未即滅而史思明有收合餘燼之意代宗自陜郛有所懲艾故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之師以扞西戎河東有太原全旅以支北敵在當時朝夕之畫唯兵食一事

為不少去也第五琦嘗以榷鹽佐軍興而人不益賦及劉晏代之法益密晏之死其法久不振李巽才及用事便如晏最多之年明年過之第五琦為長於計至於晏密矣巽又密於晏利無遺入則民力單虛又何當時稱之為長才無或異辭者吳有周瑜魯肅吕蒙陸遜蜀有諸葛孔明是皆一方雋才也曾不聞以筋畫邊計而有當饋不足之意又何也自天寶以還兵籍民版較之吳蜀全壤增損為幾何今天下合吳蜀唇齒之勢而涇隴

伊洛吳蜀不得而有我且兼而有之昨者淮泗之役自交綏以至旋旆而歛不及民以今準古當取夫人事不相遠者所謂米粟非不多兵革非不利也其策又安出問袢暑而陰生沍寒而陽復此天地萬物每見於消息往來之際也黄初鼎盛而閒代北窮眇乃有拓拔氏者郭欽江統始為典午氏數千年之謀而劉元海颯焉巳至矣元海末出倚嘯洛下者王夷甫為早得之東連齊地西瞰龍山燕趙之墟韓魏之郊是皆吾之故物而晉

人不得已且至等棄之夫河濟天下之要地曹公之基
扃在是也陳留用武之國四通八達之塗而袁氏在所
必爭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如喉衿相屬不可解
去此說不獨石勒為知之殽函四塞之阻姚泓已失之
而赫連勃勃又偃然不可制矣今天下要領有如是四
者膠西之役兊渠滅没則北海東萊旋見嚮應吾宿兵
於上蔡臨汝而游兵於唐鄧則開封無假息之日矣昔
人欲以輕兵五千自斜谷走關中是為倖偶一中者吾

已定鼎於郟鄏且將飲馬於汧陽則關中何恃而不恐也河南全壤在吾目中則推鋒越河又不可後也然聞之道塗曰敵欲挈白溝以南歸之職方者使者叩塞而封人辭馬果不折一戟不遺一鏃而前所謂四者不可以盡得之耶是特未定也耶石勒畏祖逖乃至兩通好其或至於是耶袁譚欲併力於魏而為是不得已之舉耶劉備恐曹公至漢中而遽與吳平無乃有所忌而然耶至於兩階之舞非所以來遠人而遠人格事有所不

知然而然耶軍戎萬里有數之如一二者又不能無待
於儒生也
問古之人不以巡狩為憚煩謂其徒御簡少而供頓之
易足也後世視巡狩一事為勞民殫財之舉是以有觀
風之使漢以繡衣察郡國至東都則以御史督軍唐之
署諸使大約皆漢制也貞觀初遣使者十有三人其後
又為十道使又其後有按察採訪之目又其後有度支
營田勸農黜陟常平轉運之號若鹽鐵則自第五琦始

若節度則自賀拔延嗣始若宣諭太原而劉挩如兵之在其頸則宣諭又託始乎此矣今天子發德音下明詔以兩淮靡定形於宵旰遂輟論思之彥以紓憂顧之懷此為盛德事也然田萊尚荒户口初復城築不可廢轉輸不可省是必勞來還定之策如昔人所謂五術八計三科四賦六德五要者乎凡欲求民瘼要在持節一出而不獨漢以來為如是在古人則有之鹿鳴之雅不過以十數而四牡則勞使臣之來也皇皇者華則君遣使

臣也宣王中興而又有鳴雁哀矜之使有四牡皇皇者華之詩而又有采薇出車杕杜之什此內外之治又安得有偏而不起之處也今輶軒一動且送之以禮樂而天語諄諄以周爰咨諏為意豈欲其田萊日闢戶口日滋城築不告勞轉輸有以繼乎昔者叔孫穆子聘於晉嘗謂　百之行人曰咨才為諏咨事為謀咨義為度咨親為詢今之有是行也則於穆子之言又在次第先後而用之耳此為當世之務而吾徒必有通其說者幸併言

之
問武王其於下車也而式商容之閭晉文公以區區伐
國為意而戒之無入僖負羈之室武王以公心待天下
而重耳為是剪剪不足道者此王覇之所以較然為易
見耳由北海膠西則為齊魯之鄉由新蔡臨汝則為陳
鄭之墟由武當而泝伊洛由秦隴而指關輔是皆中州
故壤衣冠爵里之所自來也昨者兵車之役日闢國百
里未暇櫜弓而旌旗束帛且將旁午四出矣豈為絃歌

之俗乃雜於侏儒冠帶之民乃淪於左衽是必有孫憤長歎逃名竄伏不以嗟來一飽而易吾之終身者如李謐鄭修未嘗有一日自售之意今視詔書謂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張文翊嘗歎老且至矣而修名不自立其於間關百戰之日而不屑不潔者又豈能無所聞於世乎或者謂新都未焚薛方於是危行而言遜逢萌又所謂見幾而作者周黨且託疾不出户王霸至於褫冠帶謝交官及乎區宇再平天子側席有以見求賢如不及之

意又何薛方逄萌聘而不肎至周黨王覇至而不能屈異時故人如嚴子陵者且或如是以今凖古鶴書所出是果有翻然而來者乎是特未定乎

問舜至鄧之墟而有十萬家太王邑於岐山之下而從之者如歸市帝王之興有以感人悟物者其來塡塡其至翩翩初不待約束期會而然耳無事之日四民襍出如鳬鴈之去來不知法之為便政之為謐刑之為靖禁令品式之為䟽通不擾也及夫更赤眉之後則有謳吟

思漢者又更范陽之變則知唐之德在人心者猶或未忘也一覩司隷喜見顔色一見官軍歡呼不已人固有是心誰獨無是心哉無是心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且將何所託也兵車之會壺漿畢來今大道之行與之更始是宜攜持負戴不絶於塗也宣王之事寫之聲詩鴻鴈一詩為流民而發也劉琨長於招懷而短於撫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而去者亦或相繼王浚視他人之依我者而不善存撫未幾復去之比者方面之臣以是

為請兩淮荆襄其所以還定安集者當如鴻鴈之役得劉琨王浚而德意且不下布況所謂悠悠者乎不知漢晉以來在兩淮荆襄以循良目者其於招懐存撫之術可用於今日者凡有幾端也

艾軒集卷五

宋 林光朝 撰

記類

郭氏旌表門閭記

一人以孝聞而天子喟然為之改容且至大書其門以褒勸旌異之莆之東北隅惟林氏為故家雙闕今無恙南北當衝道由是出凡至必立馬停輈而後去三百年來有郭君孝子視昔人為無慚色者先生貌古心不雜

如異時所聞者余於是弔先生於廬下先生杖而起且

曰義重事親有所不足敢以是欺吾子是歲郡國白之

朝有旨旌表其閭前安綽楔門左累土髙尋有四尺堊

以白而丹其旁角此故事也前代帝王法應復孝友之

家璽書具存則聽復君子之澤不過五世先生所以遺

其後者雖帶礪不足尚也先生六試於禮部以右迪功

郎補潯州司法叅軍秩滿再調德慶府録事參軍昔者

元德秀六十不知女色先生過六十而後娶禽焉者其

在他日足跡可數不必道說而人自信之每夜半嘗焚香適取之販婦已而棄去曰此但與瓦礫塊土等耳余一夕夢先生踽踽然衣巾如寫水旦日詳其夢有童僕自外來猝然曰先生遇夜浴何嘗解衣余每怪夫夢之無從也汲直萬石君父子楚之兩龔李仲元管寧陽城其所以自處也瑟焉如玉鏗焉如金又如冰寒火焦不必以語人先生固不待三十年而後議論乃定也隆興更元新作門閭彥華於先生為族子屬某書其事筆不

下三年矣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此爲先生之閭我不出戶而昔至也時乾道元年四月三日

五芝亭記

紹興二十年春太守陸公命其堂曰三瑞蓋從邦人之請且紀事也四月之吉乃與客登堂合樂張飲是日也飛觴臺之東南隅有異產如嬰兒之拳者凡以五酒數行客起而環觀之時有通人洽識者矍然曰佳哉是所

謂煌煌芝之英也吾往時嘗游大梁見於華原鄭公之第殆猶今所見也越旬日本茂而實滋其大盈尺小者亦或數寸輪囷秀出不可名像欲翔而止欲躍而留有如環者有如臂者如蟠蜍萬年而角者公由是私自異之乃為壇聚黄冠祝之三日遠近相攜而觀者盖如堵墻焉公之治莆也訟平而禁約化行而令隨人安以舒百物順也雨暘之禱晷刻輒應自春徂夏麥隴大熟黍穗十倍陳穀未散而新穀已升三十年來視今為樂歲也

莆人父兄相與言曰吾為兒童既壯且老矣聞某地朱草生某郡之山出器車某歲天馬來景雲集寶鼎現當其時居人日食四鬴東阡西陌相去纔百步是必正衣冠束帶而後往也今天下罷兵十年官賦以饒民齒以蕃慈祥之氣日以淪洽靈芝之五莖産於公侯之圃歷歷如曩時所傳聞者太平之應自此發之願公為福於天下而無忘此土也於是雜然以歌詩謡曲為公賀者芝初生其色如塗金旬日 如凝脂又如渥丹復一變隱然

而紫暈今畫工所傳者最後黄中之色也公乃以五芝名斯亭而命州民林某為之記時六月丙午朔也

豐登樓記

諸邑豐登絶少公事不識此語是處流布游洋為旁縣縣治之南有板橋實作於元祐中於是橋壞從而復作即其最上結為重屋而以是大書之此何以書以喜故書之昨者歲且饑今者五穀俱熟為有年以喜故書之隆興二年自三月不雨至於秋八月二浙以水潦告而

閩人若旱天子為之損膳弛樂焉左文林郎三山陸楠
適治是邑以為舞雩者吁嗟而求雨也昔人嘗用之乃
走螺峰過百丈一登轉水臺披榛剃草蹣跚而來及其
既禱也不張蓋不麾箑赤日當空步行八十里忽然雲
起膚寸即合而日澍通夕焉以邦人父兄之所為喜當
有以寓其喜者是邑也日者為州治我來白馬倚杖太
息西林八月便索夾衣或者謂仙掌一帶如湘潭其羣
映數處如雁宕道出平林當趁晚風須猿吟乃去耳以

五十之年一至樂郊件件爲可數及同登是樓也若憑虚遠游谿雲谷月乃在杖履百尺之下春而省耕民有餘力秋而省斂家有餘粟則長官日一登樓爲無慙色石所何山麥斛何許且將負耒耜而問涂焉

序類

圖經序

子長多愛愛奇也退之愛奇如司馬子長嘗過曲江借圖經於張史君足跡所及不爲徒然者況四海曲江至

年嘗一日捫藤蘿直至蟹井又嘗走金谿得蒲弄一席地東望海上遠山出沒又嘗走石門觀九鯉湖髮少齒落纔得一問津於石所麥斜寒遠無人之處及由銅鼎矚大飛其秀傑之狀過於他山莆之大畧唯是耳太守鍾離公以淮海之雋有古昔之聞嘗出河朔涉燕薊所歷為甚多其於治郡如治劇邑窮日之力為不足以火繼之公之退然自下非緣斲削每以我為知言者我有慚色偶一日道人物山川且欲按圖而求之以縣之北

三里有故家為林氏門安綽楔出南郭可五里端明蔡公有舊第熟視雙闕者不覺斂容過蔡公之門或立馬低回不忍去公以南北通途數里中乃得此若求之井邑聚落所得又益多此圖經所由出也前時書未成公屬我叙其大畧不敢辭是書訪之名山酌之故老取之佚人得之残牒遺編續稾舊志論次先後惟出一手乃為軍學教授長樂陸琰也

泮林討古集序

以沙礫之細爪髮之微故衣壞草游塵聚垢合之為本草以鱗介之奇形模之醜合之為山海經以釋詁釋言釋訓合之為爾雅以燕代之北汝潁之南車軌所交爾汝雜出合之為方言以一札累數行雖或斷裂且不忍棄去合之為法書淵明達者豈欲以詩自名而甲乙次第出其手李太白杜子美羇游酒狂槖中無他物所貯篇什如貯珠玉人心之同然也乃如是我有一長必欲使天下共之此泮林討古所為作也子曾子人品為甚

高由宜春過湘潭終於廬陵凡歷三州教授讀書討古自宋之丁氏而下凡百件其言高帝蕭何此非為偶合者以宋昌折太尉勃渭橋請問之語為見幾以賈誼欲更定諸令法絳灌之屬盡害之以為非必嫉賢也亦誠駭於其說爾以文帝知亞夫可以為將軍以遺景帝終之破吳楚則其威斷有所不施施亦無不中矣以公孫弘三逆人主之意不少變不可謂無所守者以董仲舒非撥煩之器真可為侯王傅有是數條可以不朽讀其

書見其人當如孟子之知樂正子者聞之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子曾子為如是則其所可聽者必非肝鬲語也子曾子發字信道南豐人其子樽嘗於吾叙同年

送徐湘赴大學試序

童稚之年偶然出語輒滿人意此不緣積習而後得之昔者吾過婦氏有出巨軸一詩五十韻并古賦謂此吾族子湘弄筆即得之是時湘裁十五六句險而語諧若

故老所出弱歲與薦送自是浮沉且十年忽别我去游太學我年三十徒步西去今子之年又過我我不敢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子嘗從我游今子叓猶未即去是豈無所待耶吾將以語爾所知者求所可知而言之所不知則旦旦求之如不足此吾得之吾友施廷先廷先得之王信伯春二月晦日林某序

策

名試館職策

虞夏商周所傳者為何道所守者為何法秦灰漢壁時有斷缺而遺文大義盡在此書至於平王而止耳春秋之作始乎隱公盖自平王而下也是虞夏商周之事推之百世其可知也此吾夫子之本心而鮮有知其說者草茅孤生無所見聞遭遇明時得以一奉玉堂從容之對如皐陶所謂九德周公所謂三宅三俊此為虞夏商周所守之法也衣冠爵里尚有所守之法以遺其後而况三王四代無一法可為經久之用乎有所可守之法

則是法也不徒爾是必有所從來者臯陶周公之書其反覆曲折固亦詳矣獨不曰如之何其知人也即此説以求之則知所從來者堯以是傳之舜若臯陶則見而知之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若周公則見而知之庶言庶獄雜然見於前者是為有司之事惟知人一節有以見人君之心術情偽邪正蓋於此乎分矣是以禹臯陶嘗端拜而議之周公又從而鼓舞發揮之在知人在安民惟知人則民所由安也都俞吁咈多不過數語獨於

此問答窮竟有不能自已者要其所歸謂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古今之情蓋亦不相遠非有九德之行則安能名狀是人之為有德也言偃知有澹臺滅明者龔勝知有龔舍揚雄知有蜀莊之才之令非曰苟知之蓋亦瞭然如數一二爾周公於夏后氏則曰迪知忱恂於九德之行以是知古之用人亦以虛名為不足貴也謂我所知者誠然乎有是九德之行者臯陶所陳九德而夏后氏守之以為知人之準的在是也則知人一事

豈為無法可傳乎三宅三俊古書繁省雖若不同而脉絡則一夏后氏不能易此說商人不能易此說其在文王武王又不能易此說文王武王又不能易此說文王武王之有是心所謂不可忽者其位也曉然可以處此者人也則克知三有宅灼見三有俊亦文王武王之心如是葢有不約而同者由禹至於湯五百餘歲由湯至於文王五百餘歲臯陶之陳謨周公之作立政去之千歲如交一臂者其道同也道之大原聖人得之聖人達

而在上則為帝為王自古以傳道為帝王之事堯曰咨爾舜舜亦以命禹此發端則見於夫子而纖悉則見於孟軻之書揚雄苦心極力有以見聖人之緼且其為説曰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揚雄以此一事為達而在上者故繼之以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謂堯舜禹湯文武汲汲然相傳以是也匹夫得之此仲尼所以皇皇乎奔走半天下謂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惜哉仲尼之不得如其所欲者亦道之不幸也虞夏商周

數聖人相傳以是舉而措之天下無過無不及因以是强名之曰中箕子又從而增益其說子思適在末流所得又愈多以聖人之道如此其中也聖人之心如此其平且正也以此為知人之具則所知亦至矣虞夏商周所傳有是道則所守有是法秦漢之法此學不傳而此道未嘗或熄也其亦無所待乎明天子以剛健之資齊聖之德所用者寛柔之教宵旰求治於兹八年流俗之論皆以為責治效似或太速然終未有卓然一說可以

起唐虞三代之治豈不為日力可惜也哉前數歳進言者多引漢宣帝故事宣帝以察為明者此何足法一二年來聞之道塗以為大昕視朝乙夜觀書每慨然欲慕貞觀之事豈為宣帝褊狹苛碎不足以有為也一時可喜莫如貞觀之事然聖學高遠度越前代豈一太宗度長絜大而止耳太宗之規摹盖有所自來者天下固知其說出於魏鄭公而不知此說又有所自來三王四代之說聚於河汾有王者作而此說乃為有用之說也太

宗知人而善任使蓋有本者如是隋之天下若無一人為可用及貞觀之初乃有不可勝用之人有天下者每患人才不給於前此不為聖哲論也聖哲之君知人而善任使人樂為之用所以樂為之用者得以盡其所長故也房玄齡策杖來謁軍門一見如舊此以何術而知之馬周嘗客於中郎將為之條二十事帝問其所從來即名之未至使者數輩趣於道太宗得一布衣徒步之人如未嘗得士者是其知之者亦審矣一時大將如英

衛又皆出於罪亡之餘而相許以氣相忘於煩文末節之間則其知之者又不為不審也矣今明聖在上朝無倖位國無游民雖未能遽如貞觀禮全樂備之舉然而講學光明三王四代之事固已先得之矣今欲混一區宇兼制夷狄是當取太宗之所長而畧其所短他日知太宗之所長止於是則三王四代不難到也太宗固有意於三王四代之事使其從容於商周之際得其所傳之道而又知其所守之法愚恐高宗成康未能遠過之

也惜乎此學不傳久矣悠悠六合無以此說為己任者
王通之在河汾知之未至者也故其所以設施不過如
此耳太宗可以為三王四代之事而於道術已裂之後
求其說而不得嘗觀宇文士及一涉巧佞太宗即正色
謂之曰或者勸我遠佞人不識佞人為誰今乃信然應
對唯諾而得夫所謂佞者此豈不為治世事耶此貞觀
之所由治也又嘗因士及以一說自解且謂南衙羣臣
面折廷諍天子不得一舉手乃知貞觀之所以治似非

偶然者以太宗之威擅乎八區乃若不勝衣者以太宗之辨周乎萬物乃若不能言者太宗之所自視如是缺然此貞觀之所由治也雖然太宗之所聞不過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耳貞觀之規摹蓋自此發之有於宣帝之前上論唐虞之際下及商周之盛則當以為迂濶不可用愚故曰宣帝何足法是當取太宗之所長而畧其所短如太宗之所長止於是則臯陶周公之書有如日月

雜著

幸學詒書記事

臣聞中和之極自古以固存帝王之興以是而相授若黄帝堯舜之盛逮夏后商周以來雖無傳道之名已有執中之說堯嘗以是傳之舜舜謂是道也吾將與天下共之是以有虞氏之上庠下庠蓋欲推是道而達之天下也禹湯文武皆以其所傳者達之天下故夏后氏有東序西序商人有右學左學周人則兼四代之學而用

之人倫以明典禮以行好惡以平習俗以成夫是數者皆由大學來也國家開造之初藝祖皇帝以峻極之模生知之性視唐虞三代之事不約而同故未及下車首幸太學逾月又幸所以破五季之荒梗折諸藩之牙角此為王化之本天下之脉不可不早定也二百年來聖明述作同出一轍太上皇帝於投戈息馬之日躬行酌獻斯文有光如再開闢皇帝陛下舉縟典於三十年之後春二月乙亥以大昕鼓衆乃帥羣后合公卿大夫士

之子國之雋秀者設席於前旁逮兩廡命國子祭酒臣光朝講中庸又以是日幸武學行肅揖之儀於戲盛哉以父子而處有此懿躅未之前聞也竊觀明詔以崇勸多士是為不刊之典宜寫之琬琰以風動四方臣茂良臣彥穎以是白之上前制曰可臣光朝敢拜手稽首退而紀其事

書餘慶集古賦後

郭孝子義重嘗游錢塘有同里人欲以一楪索逋者云

讀韓柳蘇黃集

蘇黃之别猶丈夫女子之應接丈夫見賔客信步出將去如女子則非塗澤不可韓柳之别則猶作室子厚則先量自家四至所到不敢畧侵别人田地退之則惟意之所指横斜曲直只要自家屋子飽滿不問田地四至或在我與别人也

金山草堂述事

四兄作屋數椽於金山之下前有一水謂之金谿引水

循除作方池此山發於仙人臺其最上層常有雲氣茫濛然旁有烏齒石雞冠石又有石室可容十許人登高矯眺並見海上數山若蓮花之狀草堂當中有一軒榜曰靜俟堂以酒食散比隣隨鼎分送有八十來鼎此所謂招散人情隨鼎送吾將老於蒲弄山睬金山為隣舍翁也

艾軒集卷五